

中國乡土小说选

上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龙国义 龙光沛
封面设计 石俊生

中国乡土小说选

(上)

何积全 肖沉冈 编选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四川南充日报社印刷厂排版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875印张 340千字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插页4

印数1——4,400

书号 10115·636 定价 2.80元

《中国乡土小说选》序

刘绍棠

五十年前，鲁迅先生在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写讫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评论蹇先艾、裴文中、许钦文和王鲁彦的创作时写道：“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许钦文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为《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

“看王鲁彦的一部分作品的题材和笔致，似乎也是乡土文学的作家。”于是，独具一格的乡土文学，做为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学流派，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虽然，鲁迅先生对于乡土文学的创作特点并没有进行规定性的论述，但是通过他对蹇先艾和裴文中的具体作品的概括，也透露出他对乡土文学作品的题材和笔致，以及乡土文学作者的胸臆的明确观点。鲁迅先生概括蹇先艾的《水葬》是“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对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裴文中的《戎马声中》是记下了游学的青年，为了炮火下的故乡和父母而惊魂不定的实感”。他们的作品，又都“隐现着乡愁”。因此，鲁迅先生已将乡土文学的特点勾勒了初步的轮廓。

过了一年，茅盾在一九三六年发表的《关于乡土文学》一

文，是对鲁迅先生的乡土文学观点的阐述和补充。他深刻而全面地指出，乡土文学不单是对“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给人以观赏“一幅异域的图画”的“好奇心的满足”，而且“应该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的社会内容和时代内容。

所以，乡土文学创作早在五十年前，已经有章可循。

我认为，鲁迅先生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九日写给当时一位青年木刻家的信，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论点，也可以说是指出了乡土文学的重要性，为乡土文学创作指明了方向，即“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

其实，鲁迅先生不仅为中国乡土文学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早已是中国乡土文学的开拓者。

他的小说《孔乙己》、《风波》、《故乡》、《阿Q正传》、《社戏》和《离婚》，不但写的是绍兴地方的农民生活，而且写出了富有地方色彩的绍兴农村的风土人情，是中国乡土文学创作的不朽丰碑。

鲁迅先生是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和伟大宗师。他的小说创作题材，主要是三个方面：一个是写农民，一个是写知识分子，一个是写历史和历史传说。他虽然没在自己的小说中写过工人生活和武装斗争，但是他翻译了反映工人生活和革命的武装斗争的苏联小说。他还通过翻译外国的优秀的儿童少年文学作品，推动中国儿童少年文学的建立和发展。从一九一九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新文学史上严肃的、进步、革命的作家的创作，无不自觉或不自觉，全面或某一方面，深受鲁迅先生的思想影响或艺术影响。

农民至今在我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农业至今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广大农村对于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正如天地四维，八紘一

字。因而，为鲁迅先生所发源和开创，又为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所发扬光大的描写农民和农村生活题材的小说创作，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有如源远流长的黄河，乡土文学正是汇聚于这条大河的一个源头活水。

时代影响作家，生活支配创作。为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进行激烈的长期的武装斗争的战乱岁月，要求作家的创作反映这样的时代和这样的时代中的社会生活。对于描写农民和农村生活题材的小说，更是如此。因为，说到底，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国革命，首先是为了解放遭受三座大山压迫最为深重的农民，解决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农村封建生产关系。党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首先是土地革命。

乡土文学这一支中国新文学的水脉，好象在汹涌澎湃的时代洪流中变成了一股若隐若现、似有似无的潜流。

战乱的岁月，动荡的生活，作家们或投身战斗，或辗转流徙；创作是战斗的武器，至少是不平则鸣的呼叫。因而，直到革命胜利以后，描写农民和农村生活题材的小说，更侧重于时代精神和社会内容，产生了许多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结合的传世之作。但是，对于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则顾不过来或做为陪衬。然而，写出这些传世之作的作家，浓郁的地方色彩又是他们的作品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在几个重大历史时期都处于潜流状态的乡土文学，我曾认为是荒芜了若干年月，其实并不正确。因为我只看到了表面现象，而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深刻的认识。

事实上，潜流状态的乡土文学被注入了革命的血脉，加强着艺术的魅力。我们回顾这数十年间的许多作家的作品，不管他们是否承认自己是乡土文学作家，甚至不愿把自己的作品归类于乡土文学范畴，但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作家的作品充实和丰富了乡土文学。其中，尽管某些作家的某些作品的革命性不

足，在当时曾经遭到非议，但是这些作品的高度艺术性，仍然是我们今天发展和繁荣乡土文学创作所应当借鉴和继承的艺术财富。

全国解放以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多年的极左的文艺政策，不允许文学创作具有个性和特殊性，而必须在共性和公式化概念化的统一规格下进行配方生产；具有强烈的个性和鲜明的特殊性的乡土文学，自然得不到能够存在和生长的土壤、空气、阳光和雨露。

六十年代，台湾乡土文学兴起，自有其势所必然的社会背景。台湾乡土文学作家以振作民族精神、反映底层民众的生活疾苦和维护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为职志，是值得肯定和称赞的。在中国乡土文学发展史上，台湾乡土文学做出了巨大的成绩，应有其重要的地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极左的文艺政策得到纠正，被压抑的文学创作生产力得到解放。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的方针，不仅应该指导经济建设，也同样应该指导社会主义文学的建设。

适逢其时，我才站出来呼唤建立和发展当代中国的乡土文学。并以自己的创作和理论宣传活动，为建立和发展当代中国乡土文学竭尽微薄的力量。

几年来，我写了不少乡土小说，也写了不少理论宣传文字；最后，我将我的创作追求和理论观点归结为十六个字：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

我不是个理论家，才疏学浅而又要大声疾呼，因而我的理论宣传文字很不全面，很不深刻，缺乏学术性。为此，我多次发表谈话和文章，呼吁理论家们关心、研究和指导乡土文学的建设问题。

某些反对我的文学主张的同志，他们的论点有时也未免失之偏颇，意气行事。例如，他们过分强调乡土文学的局限性，于是断定乡土文学属于封闭型，亦即是文学创作上的反对对外开放的封关锁国主义。这种论点是很不冷静，很不客观，很不实事求是

的。古今中外的任何一位作家，任何一部作品，都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多么伟大的作家，多么优秀的作品，都不可能包罗万象，面面俱到。所以，我们论文论事，都反对求全责备。乡土文学的建立和发展，是文学创作上的对内搞活的具体表现，对内搞活怎么会是封闭型呢？对外闭关，对内管死，才是封闭型。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是相辅相成的，谁都不要自以为是，唯我独尊。

反对乡土文学的人不多，轻视乡土文学的人不少。轻视乡土文学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多年来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积重难返。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希望在文学创作的题材、形式和风格上也能早日平等。

凡是了解下情——当代广大读者心理和需要的人，都逐渐注意到，当代广大读者已经不单单满足于从文学作品中接受思想教育，而且更想从文学作品得到知识的增长、审美的享受和文明的娱乐。乡土文学正是从这几方面，向广大读者提供自己的一份精神食粮。

事实俱在，有目共睹，这几年的乡土文学创作，继往开来，结出硕果，而且也对其他题材的创作产生了渗透的影响。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多其他题材的文学作品，也加强了人情、民俗和风土的成份。

当然，乡土文学也不能故步自封，停滞不前。扬长避短也要取长补短。乡土文学必须学习其它题材创作的长处，吸收外国文学的精髓，使自己不断提高和壮大。

既要继承，更要发展，既要守真，更要变革，乡土文学才能世代相传而又推陈出新，永不枯竭，永不衰落。贵州省社会科学院何积全、肖沉冈两同志抚今追昔，编选中国乡土小说过去和现在的重要作品，辑成二册；出版之后，必定对中国乡土文学开创新局面起到促进作用。

一九八五年一月——三月 写于北京蝓笼斋

目 录

《中国乡土小说选》序	刘绍棠(1)
故 乡	鲁 迅(1)
祝 福	鲁 迅(10)
惨 雾	许 杰(25)
一只破鞋	徐玉诺(60)
戎马声中	裴文中(69)
疲惫者	王任叔(84)
复 仇	黎锦明(95)
水 葬	蹇先艾(103)
石 宕	许钦文(109)
黄 金	王鲁彦(113)
牛	沈从文(130)
冷泉岩	潘漠华(144)
春 蚕	茅 盾(161)
丰 收	叶 紫(183)
一千八百担	吴组缃(225)
多收了三五斗	叶绍钧(264)
生人妻	罗 淑(272)
“差半车麦秸”	姚雪垠(288)
在其香居茶馆里	沙 汀(301)

小城三月.....	肖 红(316)
喜 事.....	柳 青(339)
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354)
先生妈.....	(台湾) 吴浊流(369)
荷花淀.....	孙 犁(382)
芦花荡.....	孙 犁(390)
我的两家房东.....	康 濯(396)
石青嫂子.....	艾 芜(416)

故 乡

鲁 迅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象，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

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

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门口了，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正在说明这老屋难免易主的原因。几房的本家大约已经搬走了，所以很寂静。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亲早已迎着出来了，接着便飞出了八岁的侄儿宏儿。

我的母亲很高兴，但也藏着许多凄凉的神情，教我坐下，歇息、喝茶，且不谈搬家的事。宏儿没有见过我，远远的对面站着只是看。

但我们终于谈到搬家的事。我说外间的寓所已经租定了，又买了几件家具，此外须将家里所有的木器卖去，再去增添。母亲也说好，而且行李也略已齐集，木器不便搬运的，也小半卖去了，只是收不起钱来。

“你休息一两天，去拜望亲戚本家一回，我们便可以走了。”母亲说。

“是的。”

“还有闰土，他每到我家来时，总问起你，很想见你一回面。我已经将你到家的大约日期通知他，他也许就要来了。”

这时候，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獾尽力的刺去，那獾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这少年便是闰土。我认识他时，也不过十多岁，离现在将有三十年了，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这祭祀，说是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所以很郑重，正月里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讲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去。我家只有一个忙月（我们这里给人做工的分三种：整年给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长年，按日给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种地，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时候来给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称忙月），忙不过来，他便对父亲说，可以叫他的儿子闰土来管祭器的。

我的父亲允许了，我也很高兴，因为我早听到闰土这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仿佛年纪，闰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

叫他闰土。他是能装弮捉小鸟雀的。

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闰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的去看。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用圈子将他套住了。他见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没有旁人的时候，便和我说话，于是不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

我们那时候不知道谈些什么，只记得闰土很高兴，说是上城之后，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

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鸟。他说：

“这不能。须大雪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秕谷，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

我于是又很盼望下雪。

闰土又对我说：

“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检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

“管贼么？”

“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獾。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獾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

我那时并不知道这所谓獾的是怎么一件东西——便是现在也没有知道——只是无端的觉得状如小狗而很凶猛。

“他不咬人么？”

“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獾了，你便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反从胯下窜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

我素不知道天下有这许多新鲜事：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我先前单知道他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

“我们沙地里，潮汛要来的时候，就有许多跳鱼儿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两个脚……”

阿！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

可惜正月过去了，闰土须回家里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但终于被他父亲带走了。他后来还托他的父亲带给我一包贝壳和几支很好看的鸟毛，我也曾送他一两次东西，但从此没有再见面。

现在我的母亲提起了他，我这儿时的记忆，忽而全都闪电似的苏生过来，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我应声说：

“这好极！他，——怎样？……”

“他？……他景况也很不如意……”母亲说着，便向房外看，“这些人又来了。说是买木器，顺手也就随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

母亲站起身，出去了。门外有几个女人的声音，我便招宏儿走近面前，和他闲话：问他可会写字，可愿意出门。

“我们坐火车去么？”

“我们坐火车去。”

“船呢？”

“先坐船，……”

“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

我吃了一吓，赶忙抬起头，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

脚，正象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

我愕然了。

“不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咧！”

我愈加愕然了。幸而我的母亲也就进来，从旁说：

“他多年出门，统忘却了。你该记得罢，”便向我说，“这是斜对门的杨二嫂，……开豆腐店的。”

哦，我记住了。我孩子时候，在斜对门的豆腐店里确乎终日坐着一个杨二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但是擦着白粉，颧骨没有这么高，嘴唇也没有这么薄，而且终日坐着，我也从没有见过这圆规式的姿势。那时人说：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但这大约因为年龄的关系，我却并未蒙着一毫感化，所以竟完全忘却了。然而圆规很不平，显出鄙夷的神色，仿佛嗤笑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似的，冷笑说：

“忘了？这真是贵人眼高……”

“那有这事……我……”我惶恐着，站起来说。

“那么，我对你说。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

“我并没有阔哩。我须卖了这些，再去……”

“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

我知道无话可说了，便闭了口，默默的站着。

“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圆规一面愤愤的回转身，一面絮絮的说，慢慢向外走，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

此后又有近处的本家和亲戚来访问我。我一面应酬，偷空便收拾些行李，这样的过了三四天。

一日是天气很冷的午后，我吃过午饭，坐着喝茶，觉得外面

有人进来了，便回头去看。我看时，不由的非常出惊，慌忙站起身，迎着走去。

这来的便是闰土。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象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象是松树皮了。

我这时很兴奋，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是说：

“阿！闰土哥，——你来了？……”

我接着便有许多话，想要连珠一般涌出：角鸡，跳鱼儿，贝壳，猹，……但又总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单在脑里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

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

他回过头去说，“水生，给老爷磕头。”便拖出躲在背后的孩子来，这正是一个廿年前的闰土，只是黄瘦些，颈子上没有银圈罢了。“这是第五个孩子，没有见过世面，躲躲闪闪……”

母亲和宏儿下楼来了，他们大约也听到了声音。

“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实在喜欢的了不得，知道老爷回来……”闰土说。

“阿，你怎的这样客气起来。你们先前不是哥弟称呼么？还是照旧：迅哥儿。”母亲高兴的说。

“阿呀，老太太真是……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

事……”闰土说着，又叫水生上来打拱，那孩子却害羞，紧紧的只贴在他背后。

“他就是水生？第五个？都是生人，怕生也难怪的，还是宏儿和他去走走。”母亲说。

宏儿听得这话，便来招水生，水生却松松爽爽同他一路出去了。母亲叫闰土坐，他迟疑了一回，终于就了坐，将长烟管靠在桌旁，递过纸包来，说：

“冬天没有什么东西了。这一点干青豆倒是自家晒在那里的，请老爷……”

我问问他的景况。他只是摇头。

“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

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时，便拿起烟管来默默的吸烟了。

母亲问他，知道他的家里事务忙，明天便得回去；又没有吃过午饭，便叫他自己到厨下炒饭吃去。

他出去了；母亲和我都叹息他的景况：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象一个木偶人了。母亲对我说，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他，可以听他自己去拣择。

下午，他拣好了几件东西：两条长桌，四个椅子，一副香炉和烛台，一杆抬秤。他又要所有的草灰（我们这里煮饭是烧稻草的，那灰，可以做沙地的肥料），待我们启程的时候，他用船来载去。

夜间，我们又谈些闲天，都是无关紧要的话；第二天早晨，他就领了水生回去了。

又过了九日，是我们启程的日期。闰土早晨便到了，水生没有同来，却只带着一个五岁的女儿管船只。我们终日很忙碌，再没有谈天的工夫。来客也不少，有送行的，有拿东西的，有送行兼拿东西的。待到傍晚我们上船的时候，这老屋里的所有破旧大小粗细东西，已经一扫而空了。

我们的船向前走，两岸的青山在黄昏中，都装成了深黛颜色，连着退向船后梢去。

宏儿和我靠着船窗，同看外面模糊的风景，他忽然问道：

“大伯！我们什么时候回来？”

“回来？你怎么还没有走就想回来了。”

“可是，水生约我到他家玩去咧……”他睁着大的黑眼睛，痴痴的想。

我和母亲也都有些惘然，于是又提起闰土来。母亲说，那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里去；杨二嫂发见了这件事，自己很以为功，便拿了那狗气杀（这是我们这里养鸡的器具，木盘上面有着栅栏，内盛食料，鸡可以伸进颈子去啄，狗却不能，只能看着气死），飞也似的跑了，亏伊装着这么高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

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象，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母亲和宏儿都睡着了。

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象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